

知音的掌聲

總幹事的話

雙向的交流與溝通是奠定成功的腳石，相互的肯定與執着會在通往功成之途中，撞擊出美麗的光采，但遺憾的是我們的系猶在喃喃學語的階段。

史四對史一的陌生、隔閡；史三超出常軌換總幹事所顯示的系務推動困難的情形；史二活潑可愛但却因對知性整體的模糊而削弱；史一對系上的缺乏認同與歸屬，到現在仍是我們潛伏最大的隱憂。這種種，無異暴露系上同學的精神已切割成數段，在各有所屬的個體心態中，「交流與溝通」變成學弟妹口中「單向的灌輸」，「肯定與執着」成爲少數幾位熱心同學的「義務與負擔」。一個偌大的系，學的是經世致用，然表現於外的却是令人心寒的魏晉清談。更大的危機是，我們系上有太多同學（從史一到史四都有）在缺乏自信中漸漸萎縮了，轉系、轉學只是表面具體的抗拒行動，有多少同學是在消極的情緒中浮沈？而探究造成既成事實的原因，除與時代價值傾向功利有關外，系上老師的教學態度與方式却是促成此事實的間接大因。按說「聽寫」筆記的教學法，早就應丟還古人了，而在尖端發展人力資源的今天，我們的腦力却被訓練成缺乏彈性，在「講光抄」之間浪費腦力，讓同學們如何涵養得出深刻的智慧？少數叛逆型的學長自定讀書計劃與方法，台上下各一套，雖然互不干涉，但終究不是教育的常軌。但如何將學生的意願訴諸合情、合理的程序？如何描繪學生理想的上課方式？同學們最大的困惑往往是「有效嗎？」

學會是學生自治組織，如何發揮學會最大效用和功能？一般而言，是總幹事的責任。我並不想推諉，但却必須自承能力和耐力的不足使我愧對此責，尤其一個健全的學會必須動、靜態兼顧，而我只著力一面，不能不謂明顯的偏差，但我相信體育股、康樂股和攝影股在我不足面上，確已盡其心力。事實上，我們的成績表現並不弱，只是詬病已久的參與心，仍很難擴大，往往令執事者心寒而冷，而念灰，而終遂不管其事。我們應如何突破這個癥結呢？在個人自由與群體榮譽之中孰輕孰重？在利用個人自由時是否有濫情現象？我雖然贊同「活動本身必須具備吸引參與的內容」，但却不敢信任同學們真正了解活動內容的程度。紅花因綠葉相襯而美，五院相互制衡而發其威力，活動本身缺少你的參與，少一人，便減色一分。

其實，我更想勸的是執事者，雖然你汗滿身、塵滿面，還必須面對冷漠的參與者，但生命的成長就是在這一滴汗、一滴淚中漸漸茁壯的。謝謝和我一起工作的幹部們，我幾乎不曾聽到怨尤，只有一次吧，文書股跟我說：「演講好多噢！」但是她的口氣却是歡愉的，此時想來，還是很鼓舞人的。

這屆金鐘獎最佳男演員顧寶明，在頒獎台上，昂然而興奮地說：「我希望，你們爲我驕傲，我爲大家奮鬥。」我覺得這是很有的話，在肯定中付出，將比在空渺中付出更踏實、健康。人生行路，你我相逢際遇不過數年，你可吝於擊出「知音的掌聲」？

歷史系學會

七十一學年度幹部名單

